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通言 第四卷 拗相公飲恨半山堂

得歲月，延歲月。得歡悅，且歡悅。萬事乘除總在天，何必愁腸千萬結。放心寬，莫量窄，古今興廢言不徹。金谷繁華眼底塵，淮陰事業鋒頭血。臨潼會上膽氣消，丹陽縣裡簫聲絕。時來弱草勝春花，運去精金遜頑鐵。逍遙快樂是便宜，到老方知滋味別。粗衣淡飯足家常，養得浮生一世拙。開話已畢，未入正文，且說唐詩四句：

周公恐懼流言日，王莽謙恭下土時。
假使當年身便死，一生真偽有誰知。

此詩大抵說人品有真有偽，須要惡而知其美、好而知其惡。第一句說周公，那周公，姓姬名旦，是周文王少子。有聖德，輔其兄武王伐商，定了周家八百年天下。武王病，周公為冊文告天，願以身代。藏其冊於金匱，無人知之。以後武王崩，太子成王年幼，周公抱成王於膝，以朝諸侯。有庶兄管叔、蔡叔將謀不軌，心忌周公，反布散流言，說周公欺侮幼主，不久篡位。成王疑之。周公辭了相位，避居東國，心懷恐懼。一日，天降大風疾雷，擊開金匱，成王見了冊文，方知周公之忠，迎歸相位，誅了管叔、蔡叔，周室危而復安。假如管叔、蔡叔流言方起，說周公有反叛之心，周一病而亡，金匱之文未開，成王之疑未釋，誰人與他分辨？後世卻不把好人當做惡人？第二句說王莽。王莽字巨君，乃西漢平帝之舅。為人奸詐，自恃椒房寵勢，相國威權，陰有篡漢之意。恐人心不服，乃折節謙恭，尊禮賢士，假行公道，虛張功業。天下郡縣稱莽功德者，共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。莽知人心歸己，乃毒平帝，遷太后，自立為君。改國號曰新，一十八年。直至南陽劉文叔起兵復漢，被誅。假如王莽早死了十八年，卻不是完名全節一個賢宰相，垂之史冊？不把惡人當做好人麼？所以古人說：「日久見人心。」又道：「蓋棺論始定。」不可以一時之譽，斷其為君子；不可以一時之謗，斷其為小人。有詩為證：

毀譽從來不可聽，是非終久自分明。
一時輕信人言語，自有明人話不平。

如今說先朝一個宰相，他在下位之時，也著實有名有譽的。後來大權到手，任性胡為，做錯了事，惹得萬口唾罵，飲恨而終。假若有名譽的時節，一個瞌睡死去了不醒，人還千惜萬惜，道國家沒福，恁般一個好人，未能大用，不盡其才，卻倒也留名於後世。及至萬口唾罵時，就死也遲了。這倒是多活了幾年的不是！那位宰相是誰？在那一個朝代？這朝代不近不遠，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間，一個首相，姓王安石，臨川人也，此人目下十行，書窮萬卷。名臣文彥博、歐陽修、曾鞏、韓琦等，無不奇其才而稱之。方及二旬，一舉成名。初任浙江慶元府鄞縣知縣，興利除害，大有能聲。轉任揚州簽判，每讀書達旦不寐。日已高，聞太守坐堂，多不及盥漱而往。時揚州太守，乃韓魏公，名琦者。見安石頭面垢污，知未盥漱，疑其夜飲，勸以勤學。安石謝教，絕不分辯。後韓魏公察聽他徹夜讀書，心甚異之，更誇其美。陞江寧府知府，賢聲愈著，直達帝聰。正是：只因前段好，誤了後來人。

神宗天子勵精圖治，聞王安石之賢，特召為翰林學士。天子問為治何法，安石以堯舜之道為對，天子大悅。不二年，拜為首相，封荊國公，舉朝以為臯、夔復出，伊、周再生，同聲相慶。惟李承之見安石雙眼多白，謂是奸邪之相，他日必亂天下。蘇老泉見安石衣服垢敝，經月不洗面，以為不近人情，作《辨奸論》以刺之。此兩個人是獨得之見，誰人肯信！不在話下。

安石既為首相，與神宗天子相知，言聽計從，立志一套新法來，那幾件新法？農田法、水利法、青苗法、均輸法、保甲法、免役法、市易法、保馬法、方田法、免行法。專聽一個小人，姓呂名惠卿，及伊子王雱，朝夕商議，斥逐忠良，拒絕直諫。民間怨聲載道，天變迭興。荊公自以為是，復倡為三不足之說——天命不足畏，人言不足恤，祖宗之法不足守——因他性子執拗，主意一定，佛菩薩也勸他不轉，人皆呼為拗相公。文彥博、韓琦許多名臣，先誇佳說好的，到此也自悔失言，一個個上表爭論。不聽，辭官而去，自此持新法益堅。祖制紛更，萬民失業。

一日，愛子王雱病疽而死，荊公痛思之甚。招天下高僧，設七七四十九日齋醮，薦度亡靈，荊公親自行香拜表。其日，第四十九日齋醮已完，漏下四鼓，荊公焚香送佛，忽然昏倒於拜氈之上。左右呼喚不醒。到五更，如夢初覺。口中道：「詫異！詫異！」左右扶進中門。

吳國夫人命丫鬟接入內寢，問其緣故。荊公眼中垂淚道：「適纔昏憤之時，恍恍忽忽到一個去處，如大官府之狀，府門尚閉。見吾兒王雱荷巨枷約重百斤，力殊不勝，蓬首垢面，流血滿體，立於門外，對我哭訴其苦，道：『陰司以兒父久居高位，不思行善，專一任性執拗。行青苗等新法，蠹國害民，怨氣騰天。兒不幸陽祿先盡，受罪極重，非齋醮可解。父親宜及蚤回頭，休得貪戀富貴……』」說猶未畢，府中開門吆喝，驚醒回來。」夫人道：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」妾亦聞外面人言籍籍，歸怨相公。相公何不急流勇退？早去一日，也省了一日的咒詈。」

荊公從夫人之言，一連十來道表章，告病辭職。天子風聞外邊公論，亦有厭倦之意，遂從其請，以使相判江寧府。故宋時，凡宰相解位，都要帶個外任的職銜，到那地方資祿養老，不必管事。荊公想江寧乃金陵古蹟之地、六朝帝王之都，江山秀麗，人物繁華，足可安居，甚是得意。夫人臨行，盡出房中釵釧衣飾之類，及所藏寶玩，約數千金，佈施各庵院寺觀打醮焚香，以資亡兒王雱冥福。擇日辭朝起身，百官設餞送行。荊公托病，都不相見。府中有一親吏，姓江名居，甚會答應。荊公只帶此一人，與僕僮隨家眷同行。

東京至金陵都有水路，荊公不用官船，微服而行。駕一小艇，由黃河汊流而下。將次開船，荊公喚江居及眾僕吩咐：「我雖宰相，今已掛冠而歸。凡一路馬頭歇船之處，有問我何姓何名何官何職，汝等但言過往遊客，切莫對他說實話，恐驚動所在官府，前來迎送，或起夫防護，騷擾居民不便。若或洩漏風聲，必是汝等需索地方常例，詐害民財。吾若知之，必皆重責。」眾人都道：「謹領鈞旨。」江居稟道：「相公白龍魚服，隱姓潛名，倘或途中小輩不識高低，有毀謗相公者，何以處之？」荊公道：「常言『宰相腹中撐得船過』，從來人言不足恤。言吾善者，不足為喜；道吾惡者，不足為怒。只當耳邊風過去了便了，切莫攬事。」江居領命，並曉諭水手知悉。自此水路無話。

不覺二十餘日，已到鍾離地方。荊公原有痰火症，住在小舟多日，情懷抑鬱，火症復發。思欲捨舟登陸，觀看市井風景，少舒愁緒。吩咐管家道：「此去金陵不遠，你可小心服侍夫人家眷，從水路，由瓜步淮揚過江，我從陸路而來。約到金陵江口相會。」

安石打發家眷開船，自己只帶兩個僕僮，並親吏江居，主僕共是四人，登岸。只因水陸舟車擾，斷送南來北往人。江居稟道：「相公陸行，必用腳力。還是拿鈞帖到縣驛取討，還是自家用錢僱賃？」荊公道：「我吩咐在前，不許驚動官府，只自家僱賃便了。」江居道：「若自家僱賃，須要投個主家。」

當下僕僮攜了包裹，江居引荊公到一個經紀人家來。主人迎接上坐，問道：「客官要往那裡去？」荊公道：「要往江寧，欲覓肩輿一乘，或騾或馬三匹，即刻便行。」主人道：「如今不比當初，忙不得哩！」荊公道：「為何？」主人道：「一言難盡！自從拗相公當權，創立新法，傷財害民，戶口逃散。雖留下幾戶窮民，只好奔走官差，那有空役等僱？況且民窮財盡，百姓饑餐不飽，沒閒錢去養馬騾。就有幾頭，也不夠差使。客官坐穩，我替你抓尋去。尋得下莫喜，尋不來莫怪。只是比往常一倍錢要兩倍哩！」江居問道：「你說那拗相公是誰？」主人道：「叫做王安石，聞說一雙白眼睛。惡人自有惡相。」荊公垂下眼皮，叫江居莫管別人家閒事。

主人去了多時，來回覆道：「驢夫只許你兩個，要三個也不能夠。沒有替換，卻要把四個人的夫錢僱他。馬是沒有，只尋得一頭騾、一個叫驢，明日五鼓到我店裡。客官將就去得時，可付些銀子與他。」荊公聽了前番許多惡話，不耐煩，巴不得走路，想

道：「就是兩個夫子，緩緩而行也罷。只是少一個頭口，沒奈何，把一匹與江居坐，那一匹，教他兩個輪流坐罷。」吩咐江居，但憑主人定價，不要與他計較。江居把銀子稱付主人。

日光尚早，荊公在主人家悶不過，喚僮兒跟隨，走出街市閒行。果然市井蕭條，店房稀少。荊公暗暗傷感，步到一個茶坊，倒也潔淨。荊公走進茶坊，正欲喚茶，只見壁間題一絕句云：

祖宗制度至詳明，百載餘黎樂太平。

白眼無端偏固執，紛紛變亂拂人情。

後款云：「無名子慨世之作。」荊公默然無語，連茶也沒興喫了，慌忙出門。又走了數百步，見一所道院。荊公道：「且去隨喜一回，消遣則個。」走進大門，就是三間廟宇。荊公正欲瞻禮，尚未跨進殿楹，只見朱壁外面黏著一幅黃紙，紙上有詩句：

五葉明良致太平，相君何事苦紛更。

既言堯舜宜為法，當效伊周輔聖明。

排盡舊臣居散地，儘為新法誤蒼生。

翻思安樂窩中老，先諷天津杜宇聲。

先前英宗皇帝時，有一高士，姓邵名雍，別號堯夫，精於數學，通天徹地，自名其居為安樂窩。常與客遊洛陽天津橋上，聞杜宇之聲，歎道：「天下從此亂矣！」客問其故。堯夫答道：「天下將治，地氣自北而南；天下將亂，地氣自南而北。洛陽舊無杜宇，今忽有之，乃地氣自南而北之徵。不久天子必用南人為相，變亂祖宗法度，終末世不得太平。」這個兆，正應在王安石身上。荊公默誦此詩一遍，問香火道人：「此詩何人所作？沒有落款？」道人道：「數日前，有一道侶到此索紙題詩，黏於壁上，說是罵什麼拗相公的。」荊公將詩紙揭下，藏於袖中，默然而出。回到主人家，悶悶的過了一夜。

五鼓雞鳴，兩名夫和一個趕腳的牽著一頭驢、一個叫驢都到了。荊公素性不十分梳洗，上了肩輿。江居乘了驢子，讓那驢子與僮僕兩個更換騎坐。約行四十餘里，日光將午，到一村鎮。江居下了驢，走一步，稟道：「相公，該打中火了。」荊公因痰火病發，隨身扶手，帶有清肺乾糕，及丸藥茶餅等物。吩咐手下：「只取沸湯一甌來，你們自去吃飯。」荊公將沸湯調茶，用了點心。眾人吃飯，兀自未了。荊公見屋旁有個坑廁，討一張毛紙，走去登東。只見坑廁土牆上，白石灰畫詩八句：

初知鄴邑未陞時，為負虛名眾所推。

蘇老辨奸先有識，李丞劾奏已前知。

斥除賢正專威柄，引進虛浮起禍基。

最恨邪言三不足，千年流毒臭聲遺。

荊公登了東，覷個空，就左腳脫下一隻方屨，將烏底向土牆上抹得字跡糊塗，方纔罷手。眾人中火已畢，荊公復上肩輿而行，又二十里，遇一驛舍。江居稟道：「這官舍寬敞，可以止宿。」荊公道：「昨日叮嚀汝輩是甚言語！今宿於驛亭，豈不惹人盤問？還到前村，擇僻靜處民家投宿，方為安穩。」又行五里許，天色將晚。到一村家，竹籬茅舍，柴扉半掩。荊公叫江居上前借宿，江居推扉而入。內一老叟扶杖走出，問其來由。江居道：「某等遊客，欲暫宿尊居一宵，房錢依例奉納。」老叟道：「但隨官人們尊便。」江居引荊公進門，與主人相見。老叟延荊公上坐，見江居等三人侍立，知有名分，請到側屋裡另坐。老叟安排茶飯去了。荊公看新粉壁上，有大書律詩一首，詩云：

文章謾說自天成，曲學偏邪識者輕。

強辨鶉刑非正道，誤餐魚餌豈真情。

好謀已遂生前志，執拗空遺死後名。

親見亡兒陰受梏，始知天理報分明。

荊公閱畢，慘然不樂。須臾，老叟搬出飯來，從人都飽餐，荊公也略用了些。問老叟道：「壁上詩何人寫作？」老叟道：「往來遊客所書，不知名姓。」公俯首尋思：「我曾辨帛勒為鶉刑及誤餐魚餌，二事人頗曉得。亡兒陰府受梏事，我單對夫人說，並沒第二人得知，如何此詩言及？好怪，好怪！」荊公因此詩末句刺著他痛心之處，狐疑不已。因問老叟：「高壽幾何？」老叟道：「年七十八了。」荊公又問：「有幾位賢郎？」老叟撲簌簌淚下，告道：「有四子，都死了。與老妻獨居於此。」荊公道：「四子何為俱歿？」老叟道：「十年以來，苦為新法所害。諸子應門，或歿於官，或喪於途。老漢幸年高，得以苟延殘喘，倘若少壯，也不在人世了。」荊公驚問：「新法有何不便，乃至於此？」老叟道：「官人只看壁間詩可知矣。自朝廷用王安石為相，變易祖宗制度，專以聚斂為急，拒諫飾非，驅忠立佞。始設青苗法以虐農民，繼立保甲、助役、保馬、均輸等法，紛紜不一。官府奉上而虐下，日以箠掠為事。吏卒夜呼於門，百姓不得安寢。棄產業，攜妻子，逃於深山者，日有數十。此村百有餘家，今所存八九家矣。寒家男女共一十六口，今只有四口僅存耳！」說罷，淚如雨下。

荊公亦覺悲酸，又問道：「有人說新法便民，老丈今言不便，願聞其詳。」老叟道：「王安石執拗，民間稱為拗相公。若言不便，便加怒貶。說便，便加陞擢。凡說新法便民者，都是諂佞輩所為，其實害民非淺。且如保甲上番之法，民家每一丁，教閱於場，又以一丁朝夕供送。雖說五日一教，那做保正的，日聚於教場中，受賄方釋。如沒賄賂，只說武藝不熟，拘之不放，以致農時俱廢，往往凍餒而死。」言畢，問道：「如今那拗相公何在？」荊公哄他道：「現在朝中輔相天子。」老叟唾地大罵道：「這等奸邪，不行誅戮，還要他用他，公道何在！朝廷為何不相了韓琦、富弼、司馬光、呂誨、蘇軾諸君子，而偏用此小人乎！」

江居等聽得客坐中誼嘆之聲，走來看時，見老叟說話太狠，叱道：「老人家不可亂言，倘王丞相聞知此語，獲罪非輕了。」老叟鬚然怒起道：「吾年近八十，何畏一死？若見此奸賊，必手刃其頭，剖其心肝而食之。雖赴鼎鑊刀鋸，亦無恨矣！」眾人皆吐舌縮項。荊公面如死灰，不敢答言，起立庭中，對江居說道：「月明如畫，還宜趕路。」江居會意，去還了老叟飯錢，安排轎馬。荊公舉手與老叟分別，老叟笑道：「老拙自罵奸賊王安石，與官人何干，乃怫然而去？莫非官人與王安石有甚親故麼？」荊公連聲答道：「沒有，沒有！」荊公登輿，吩咐快走，從者跟隨，踏月而行。

又走十餘里，到樹林之下。只有茅屋三間，並無鄰比。荊公道：「此頗幽寂，可以息勞。」命江居叩門。內有老嫗啟扉，江居亦告以遊客貪路，錯過邸店，特來借宿，來早奉謝。老嫗指中一間屋道：「此處空在，但宿何妨。只是草房窄狹，放不下轎馬。」江居道：「不妨，我有道理。」荊公降輿入室。江居吩咐將轎子置於簷下，驢驘放在樹林之中。荊公坐於室內，看那老嫗時，衣衫襤褸，鬢髮蓬鬆，草舍泥牆，頗為潔淨。老嫗取燈火，安置荊公，自去睡了。荊公見窗間有字，攜燈看時，亦是律詩八句。詩云：

生已沽名炫氣豪，死猶虛偽惑兒曹。

既無好語遺吳國，卻有浮辭誑葉濤。

四野逃亡空白屋，千年嗔恨說青苗。

想因過此來親睹，一夜愁添雪鬢毛。

荊公閱之，如萬箭攢心，好生不樂。想道：「一路來，茶坊道院，以至村鎮人家，處處有詩譏諷。這老嫗獨居，誰人到此，亦有詩句，足見怨詞詈語遍於人間矣！那第二聯說『吳國』，乃吾之夫人也。葉濤，是吾故友。此二句詩意猶不可解。」欲喚老嫗問之，聞隔壁打鼾之聲。江居等馬上辛苦，俱已睡去。荊公展轉尋思，撫膺頓足，懊悔不迭，想道：「吾只信福建子之言，道民間甚便新法，故吾違眾而行之，焉知天下怨恨至此！此皆福建子誤我也！」呂惠卿是閩人，故荊公呼為福建子。是夜，荊公長吁短歎，和衣偃臥，不能成寐，吞聲暗泣，兩袖皆沾濕了。

將次天明，老嫗起身，蓬著頭同一赤腳蠢婢，趕二豬出門外。婢攜糠粃，老嫗取水，用木杓攪於木盆之中，口中呼：「囉，

囉，囉，拗相公來。」二豬聞呼，就盆吃食。婢又呼雞：「甯，甯，甯，甯，王安石來。」群雞俱至。

江居和眾人看見，無不驚訝，荊公心愈不樂，因問老嫗道：「老人家何為呼雞之名如此？」老嫗道：「官人難道不知王安石即當今之丞相，拗相公是他的渾名？自王安石做了相公，立新法以擾民。老妾二十年孀婦，子媳俱無，只與一婢同處。婦女二口，也要出免役、助役等錢。錢既出了，差役如故。老妾以桑麻為業，蠶未成眠，便預借絲錢用了。麻未上機，又借布錢用了。桑麻失利，只得畜豬養雞，等候吏胥里保來徵役錢。或准與他，或烹來款待他，自家不曾嘗一塊肉。故此民間怨恨新法，入於骨髓。畜養雞，都呼為拗相公、王安石，把王安石當做畜生。今世沒奈何他，後世得他變為異類，烹而食之，以快胸中之恨耳！」荊公暗暗垂淚，不敢開言，左右驚訝，荊公容顏改變，索鏡自照，只見鬚髮俱白，兩目皆腫，心下淒慘，自己憂患所致。思想「一夜愁添雪鬢毛」之句，豈非數乎！命江居取錢謝了老嫗，收拾起身。

江居走到輿前，稟道：「相公施美政於天下，愚民無知，反以為怨。今齊不可再宿村舍，還是驛亭官舍，省些閒氣。」荊公口雖不答，點頭道是。上路多時，到一郵亭。江居先下驢，扶荊公出轎升亭而坐，安排早飯。荊公看亭子壁間，亦有絕句二首，第一首云：

富韓司馬總孤忠，懇諫良言過耳風。
只把惠卿心腹侍，不知殺羿是逢蒙。

第二首云：

高談道德口懸河，變法誰知有許多。
他日命衰時敗後，人非鬼責奈愁何。

荊公看罷，勃然大怒，喚驛卒問道：「何物狂夫，敢毀謗朝政如此！」有一老卒應道：「不但此驛有詩，是處皆有留題也。」荊公問道：「此詩為何而作？」老卒道：「因王安石立新法以害民，所以民恨入骨。近聞得安石辭了相位，判江寧府，必從此路經過。早晚常有村農數百在此左近，伺候他來。」荊公道：「伺他來，要拜謁他麼？」老卒笑道：「仇怨之人，何拜謁之有！眾百姓持白梃，候他到時，打殺了他，分而啖之耳。」荊公大駭，不等飯熟，趨出郵亭上轎，江居喚眾人隨行。一路只買乾糧充饑，荊公更不出轎，吩咐兼程趕路。

直至金陵，與吳國夫人相見。羞入江寧城市，乃卜居於鍾山之半，名其堂曰半山堂。荊公只在半山堂中，看經佞佛，冀消罪愆。他原是過目成誦極聰明的人，一路所見之詩，無字不記。私自寫出與吳國夫人看之，方信亡兒王雱陰府受罪，非偶然也。以此終日憂憤，痰火大發。兼以氣膈，不能飲食。延及歲餘，奄奄待盡，骨瘦如柴，支枕而坐。吳國夫人在旁墮淚問道：「相公有甚好言語吩咐？」荊公道：「夫婦之情，偶合耳。我死，更不須掛念。只是散盡家財，廣修善事便了……」言未已，忽報故人葉濤特來問疾，夫人迴避。荊公請葉濤牀頭相見，執其手，囑道：「君聰明過人，宜多讀佛書，莫作沒要緊文字，徒勞無益，王某一生枉費精力，欲以文章勝人，今將死之時，悔之無及。」葉濤安慰道：「相公福壽正遠，何出此言？」荊公歎道：「生死無常，老人只恐大限一至，不能發言，故今日為君敘及此也。」葉濤辭去。荊公忽然想起老嫗草舍中詩句第二聯道：「既無好語遺吳國，卻有浮詞誑葉濤。」今日正應其語，不覺撫髀長歎道：「事皆前定，豈偶然哉！作此詩者，非鬼即神。不然，如何曉得我未來之事？吾被鬼神誑讓如此，安能久於人世乎！」

不幾日，疾革，發謔語，將手批頰，自罵道：「王某上負天子，下負百姓，罪不容誅。九泉之下，何面目見唐子方諸公乎？」一連罵了三日，嘔血數升而死。那唐子方名介，乃是宋朝一個直臣，苦諫新法不便，安石不聽，也是嘔血而死的。一般樣死，比王安石死得有名聲。至今山間人家，尚有呼豬為拗相公者。後人論宋朝元氣，都為熙寧變法所壞，所以有靖康之禍。有詩為證：

熙寧新法諫書多，執拗行私奈爾何。
不是此番元氣耗，虜軍豈得渡黃河？
又有詩惜荊公之才：
好個聰明介甫翁，高才歷任有清風。
可憐覆餗因高位，只合終身翰苑中。